

法政伊人 余若薇

記者口王柏淇

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《秦風·蒹葭》

轉眼間，十二年過去了。

二零零零年，余若薇參選了當時立法會港島區補選。自此，三屆選舉，均高票當選。十二年來，余若薇的議會生涯曾經歷過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，公民黨創黨等大事，身兼大律師與立法會議員兩職。今年選舉，高票落選，余結束了十二年的議會生涯。

身在議事堂之外，她如何繼續關心政治？而過去十二年她眼見議事堂如何轉變？

以法為業

在位於雪廠街的律師行，電話響個不停。上午是源源不絕的傳媒和客戶查詢，午飯後趕到天水圍一間中學主持辯論講座，題目是理性思考與辯論技巧。卸任後，余若薇的生活仍舊忙碌，但現在她可多專注手頭上的案件。不像以前，要逼着自己三日內完成案件。

余若薇是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第一個入室弟子，香港大學法律系一級榮譽畢業。在七十年代陽盛陰衰，由英國回流的律師壟斷的法律行業，余若薇是一個異數。

「律師這個行業講人脈，大律師需要通過事務律師找客戶。當時一些年資深的事務律師都明言對我不太放心。」李國能面對同行的質疑，只說讓這小妮子試試最多五年。結果執業首年已嶄露頭角，巾幗不讓鬚眉。

「以前女子的出路很窄，唸書後的出路通常只選擇做政府工或教書。我當時選擇法律，是因為我以前代表學校參與辯論演講，加上文科成績比較好，於是試試。」

「我知自己想做專業人士，要以工作為生活的動力。我不想未盡力嘗試就留下遺憾。」

余若薇出其不意的行徑，可追溯至求學時期。余若薇小學就讀於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，預科轉讀聖保羅男女中學：

「小一時曾在一間中文小學就讀，母親希望我可以讀英文小學，於是向所有英文小學報名。報考聖保羅重讀小一不行，但聖方濟各收錄我唸小二。於是轉到了聖方濟各。」

到了會考，余在文科科目皆取優良成績，母親叫她轉校，今次聖保羅男女收了她的，但聖方濟各不讓她走，「修女都對我母親說，你女兒的成績是聖方濟各的功勞。」原校不發畢業證書，余頭也不回轉校了。

「我母親常跟我說，別人做到的事情，你怎麼會做不到呢？」

誤入政途

別人做到的事情，余若薇也做到，例如從政。



余若薇笑指自己天生「兜風耳」，故出街時愛戴鑲滿彩石的大耳環。當第一次參選立法會時，有人指她的耳環太大，太「中產」，與選民距離太遠。於是她買了一對沒有多餘飾物的銀圈耳環拍了一輯宣傳照。「後來我沒有再戴那對耳環，因為我不想為選舉刻意改變自己，像欺騙了選民似的。」

去年立法會選舉，余若薇與郭家麒合組名單，空降新界西，余若薇未能連任。輿論指她分明「抬轎」無意連任，她說這是為了公民黨以及民主運動的承傳：「其實第一次連任的時候想過不連任。若果我要退下來話，就退下來。」

「其實我的志向一直在做大律師，從政是陰差陽錯。當時二千年參選，我本來以為零七零八年會有普選的，打算只做一屆。」後來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，零四年人大釋法，逼她決定留下來：「當時特首董建華表示『高度關注』我們的訴求。我就知普選還需等待。」

那時湯家驊和吳靄儀說服她，說必須組黨。她當時心中憂慮，怕擔這重擔。

「民主是賣不了錢的。」

面對的是人材匱乏：「香港人即使支持（民主派）政黨，對於參與政治畢竟心存芥蒂。大家會將從政視為個人發展的不利的因素，大家憂慮會否影響個人工作升遷，影響在大陸的投資。」

但她與黨友細心經營，為議會帶來新血：「零八年出選港島區，我就是排在Tanya（陳淑莊之洋名）後面。當時黨內或者市民都有對此有微言，但我們公民黨的目標就是要做到民主承傳。如果只得一席，我希望是一個新人，而不是我可以選出。我選不到不代表我會退出公民黨或民主運動，但一個新人加入民主運動，以議會作平台。我可以在背後支持。二零一二年的部署同樣道理。」現時公民黨是立法會泛民第一大黨。

滄海桑田

政治一日也嫌長。十二年過去了，立法會由中環搬到金鐘添馬艦，人面全非。在余若薇眼中，議會文化變得截然不同。

「最初入立法會時，范太（范徐麗泰）做主席時大家衣着較莊重，不能穿沒領衣服或T恤。但長毛（梁國雄）經常穿哲古華拉的T恤。他說：我當選時市民接受，你為何因我上衣無領而不讓我進場？」

「當時范太傳紙仔問大家。我們覺得，既然他透過這個方式民選出來，我們不可以凌駕選民的選擇。所以大家接受長毛穿T恤。之後大家開始穿牛仔褲或風褸，衣着隨便了。」

現時在電視上可以見到議員製作不同的道具吸引市民注意。擺放標語橫額、放氣球、寫大字，層出不窮，屢見不鮮。但余若薇最初進入議會時，此乃難以想像的。

「以前范太做主席時，不許桌面有任何標語，當時長毛也要接受這規範，當他不發言，桌面不會放任何東西。到曾鈺成做主席時，大家在桌上放了很多東西，甚至利用背後的空位，放置標語道具，於是鏡頭對住時，人們便能看見。」

「當大家衣着寬鬆，標語變得挑釁性，對議事廳的風格一定有影響。」

有時議員的出位行徑惹來抨擊，但讓余看不過眼的，是部份議員散漫的態度。

「打準備鐘的時間，由以前三分鐘，變成了現時十五分鐘。很多人到了打鐘中段才開始動身，施施然走進議事廳，感覺很差。我不可接受這種不尊重議會的態度。議員不是選舉機器，不是到點票時才支持或反對。」

「尤其參加直選，支持民主，你要注重選民對你的支持和期望，所以要將立法會工作放在首位。」根據立法會的出席紀錄，余若薇在過往一年各大小會議的出席率達百分之百，遠超同儕。

政法同途

長遠而言，余若薇指香港走上普選之路須配以政黨政治：「很多人不明白為何公民黨以成為執政黨為目標。因為我們不希望只做反對黨，而是要有負責任的思維，就是假如今天執政，我們如何解決問題。」

對於功能組別，公民黨十分痛恨，即使法律屆一席是他們的囊中物：「但我們不能放棄，因為我們保衛法制，這議席決不可失，但我們參選的目的是要去取消功能組別。香港一日有功能組別的存在，一日也難以開啟政黨政治。如果香港真是要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，怎能沒有政黨政治？」

「政黨本身是一個平台，讓有相同理念的人聚在一起，然後想想發展方向，例如全民退保。港元匯率、國民教育等議題。大家大在團體內須互相磨合，無人是萬能的。功能組別找了一堆自稱『獨立』的專家，大家自說自話，如何管治？」